

当虐文女主突然醒悟会发生什么？

丈夫蹲在我面前，卑微又愧疚地恳求，「林音音，和离吧，嫣然回来了，我许诺过她，此生只她一个妻。」

我猛地一震，心如刀割，眼眶红得能滴血，脑子里混乱一片，我拍掉他的手，「所以呢，我连给你当妾室的资格都没有吗？」

「你的身份，我又怎舍得让你当妾，和离是最好的，我已经给你安排好了去处，你会嫁给衍世子，成为世子妃。」

「你不是说过可以为我做任何事吗，只有这一件而已，若爹知道，是我提出和离的，他不会让嫣然进门，音音，这是我唯一求你的事。」

我和宋敬书青梅竹马长大，自小的婚约。

比不过他和赵嫣然赏花宴上那一次意外邂逅吗？

我视他为珍宝，他视我为敝履。

这便是我爱了十几年的男子。

成亲三年，他冷漠待我，不止一次让我知道，我永远也比不上赵嫣然。

滚滚泪滴融入心口，化成锋利尖刃，我心早已千疮百孔。

我累了。

卑微太久，最后一次，我倔强地不肯泄一丝一毫的懦弱，我高傲地看向他，「宋敬书，我其实也没有想象中爱慕你，与君一别，两不相欠，甚好。」

1

爹爹是江湖中人，三岁时家中遭逢大难，我被宋伯父接回宋府，一住便是今日。

自小，府里上下就把我当成宋敬书的妻子在养。

除了他。

他不止一次告诉我，林音音，我不喜欢你，永远不会娶你，你死了这条心吧。

他骗我的。

敬哥哥待我多好啊。

像所有话本子里的桥段一样，有英雄救美，有他冒雨买的桂花糕，有我生病他彻夜守护，他虽拒绝我对他的示好，可事后又和我道歉。

他只是羞赧而已。

我是江湖儿女，脸皮大抵天生就厚，他退一步，我进一步便是了。

直到敬哥哥那次带我去参加赏花宴，他救了落水的赵家小姐赵嫣然，我第一次从他眼底看出男人对女人的渴望，那是他看我从没有过的。

原来，他心中真的没有我。

我心如死灰。

可赵嫣然嫁人了。

我想，我有机会了。

敬哥哥大病一遭，等他醒来，他握住我的手，「音音，我们成亲吧。」

洞房花烛，我忐忑地等，等来的却是他将我压在身下，含糊不清地喊着嫣然。

我的相公，在我们洞房之夜，喊了另外一个女人的名字。

2

事后他和我道歉，并表示会忘了赵嫣然。

我安慰自己，我和敬哥哥青梅竹马，真心换真心，我这么好，甚至不惜抛掉本性，去模仿赵嫣然性情，穿戴，我不信他不会被我融化。

成亲三年，他没有碰过我。

除了两个月前的一次意外。

那日，赵嫣然写信给他求救，赵嫣然所嫁非人，她约了敬哥哥见面，被我知晓，嫉妒有之，不甘有之。

赵嫣然浑身都是伤，她被欺负得不轻。

她娇滴滴地扑进敬哥哥怀中，那是我三年来，不曾见过的心疼。

原来，他不是不会心疼，只是对象不是我而已。

那夜，他陪了她一整夜，我陪了他一整夜。

天上清冷的月，凝成寒霜。

我想好了。

成全他们罢。

第二日，等来的却是下人告诉我，敬哥哥在梅园，他生了风寒。

我赶过去，他向来坦白了一切，也告诉我，赵嫣然回去了，他们之间不会有任何联系。

我隐约察觉，我在他心底，是可有可无的替代品。

她来了，我就被抛弃，她走了，他勾勾手指头，我摇摇尾巴，又扑上去。

我把自己卑微到泥泞中，只为换他心中渺小一隅。

他转身了。

他病好后，向我赔罪，我酒量一向很好的，可那日，浅浅几杯后，竟不省人事，等我再次醒来，衣裳不整地躺在他怀中。

他红了眼，说对不起我。

傻子，我们是夫妻啊，这种事有什么好对不起的。

两个月后，赵嫣然回来了，真正的回来，她要到了和离书，她找到敬哥哥，对她说她后悔了。

敬哥哥是赵嫣然的，我只是一个无耻的霸占者罢了。

他们两情相悦，我算什么呢？

我累了。

和离吧。

我没告诉他的是，我有身孕了。

反正他那么爱赵嫣然，我肚子里这个，想来也不是很在意。

3

我找了宋伯父，和他说，我不爱敬哥哥了，我要和离，宋伯父惊地摔了茶盏，反复确定我是不是被敬哥哥欺负了。

是啊，我被欺负了。

他碾碎了我一颗真心，让我失去了爱人的能力，依赖和信任的能力。

可我只是倔强地告诉宋伯父，成亲三年，我们没有圆房。

我掩饰了那一次意外。

宋伯父不同意，太荒唐了，他第一次生了怒气，他喊来了敬哥哥，当着我的面质问。

宋敬书瞥了我一眼，眼底有愧疚之色，他不是不知道我对他的心意，只是给了赵嫣然，就没有多的给我了。

「爹，强扭的瓜不甜，就依音音的意吧。」

我自嘲一笑。

我头一次发现，原来敬哥哥，也不过如此。

就当，还了宋府对我的养育之恩。

宋伯父被我气红了眼，我拿了和离书，不肯再留在府里，宋敬书送我出去，门外，停了一辆马车。

宋敬书塞给我一沓银票，「音音，你别怕，衍世子早年间在战场伤了根本，不能人道，无非换了个地方而已，你若是想家了，随时可以回来。」

「你既抛弃了我，又何故演深情来让我心动摇呢？」

这是我头一次对他说重话，他神色微微一怔。

我扯下帘子，马车平稳行驶。

我脑海里走马观花，恍若隔世。

世子府到了。

我来京城已久，早就听闻衍世子的名头，十足的纨绔，气死爹娘，偌大个世子府，只他一人逍遥自在。

进了院子，我瞥见懒洋洋躺在院子里晒太阳的衍世子，一袭红衣，衣袖轻摆，即便闭着眼，都能窥见风流的样子。

「来了？」

衍世子睁眼，多情桃花眼潋滟，可眼底神色，却疏远清冷，如高岭之花，贵不可攀。

他遣散了所有下人，盯着我红肿的眼看了会儿，嘲讽一笑，「狼狈！」

继而又懒洋洋地靠下，斜斜瞥了我一眼，「你可知，宋敬书和我做了交换，你入府，他得到紫衣侯的官职？」

「知道！」

我爱慕他，又不傻。

许是我情绪太平静了，他微微一愣，嘲讽之色更加浓郁。

「愚蠢！」

「是愚蠢。」我道：「不过世子殿下买卖亏了，且不说我嫁过人，还有我肚子里的孩子，也只会让世子殿下蒙羞。」

衍世子难掩惊讶之色，「他知道？还放你来？」

4

「我没告诉他。」我说，「也没必要。」

衍世子直勾勾地盯着我看了会儿，嗤笑一声，「愚蠢。」

就是不知道这声愚蠢是说我还是说宋敬书了。

「知道他送你入府做什么吗？」

「知道。」

「小爷我呢，从不吃亏，也从不白白担名，往后你便负责院子里的花草。」衍世子道。

我懂，他的意思，让我当世子妃是不可能的。

我其实也真没想过要当什么世子妃。

衍世子让朱管家给我安排屋子，我想住清静点儿的地方，偏僻也无所谓。

衍世子懒洋洋道：「随你，别把小爷花养死就成。」

朱管家带我过去的，他是个面色慈祥的人，没有因我的尴尬身份露出鄙夷之色。

他告诉我，衍世子早上喜欢多睡一会儿，他睡觉不喜欢吵，让我不用那么早过来，还告诉我一些禁忌规矩，我一一记下。

他还告诉我，世子院子里的人工钱一个月二十两，一年还给做四身衣裳，两套薄的，两套厚的，现在冬装还没做出来，先带我领了两套薄的。

屋子虽说偏僻，可挺干净的，有现成的床褥，我铺好就行。

才来第一天，朱管家让我先适应适应，明日再过去，他告诉我晚膳几时开，在哪用才离开。

我在朱管家走后门出去了。

我去了药铺。

我买了落胎药，若以前，得知怀了宋敬书的孩子，我会欢喜，可如今，我只想开始新的生活。

这些年，我生了执念，一直跟在他身后，卑微地忘了自我，把自己困在一隅，不愿走出来。

才出药铺，下了些雨，我冒雨回了世子府，借了炉子在屋子里熬药。

吃过药后我便躺下了，大夫告诉我，落胎会很疼，预料中的疼痛袭来时，我忍不住蜷缩着身子。

我思绪渐渐混乱，在昏睡过去前，我仿佛看见了一袭红衣焦躁地朝我跑来。

5

等我醒来，已经是第二日早上了。

守着我的小丫鬟见我睁眼，起身跑了出去，没一会儿，衍世子进来了。

他拽了把椅子坐在床边，万分嫌弃，「林音音，你是蠢吗？自己怀没怀孕不知道？若非小爷画眉鸟跑进院子里来，小爷世子府就要成凶宅了！」

「我，没怀孕？」我错愕。

虽没见过猪跑，可我也能感觉，身体好像没什么异样。

可我月事分明是推迟了。

「找的什么不入流的庸医！」衍世子毒舌道，他说完，身子忽的向前倾，凑到我面前。

他这人实在生得惊艳，一双眼睛微微上挑，便夺尽世间颜色，「不仅没怀孕，你还是完璧之身！」

我：……

「收起你那眼神，本小爷对你不感兴趣，女医给你看的。」

「不是。」我默了默，我就是疑惑，那次意外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在宋敬书怀中醒来后，他默认了我和他圆房了的。

「看来，宋家公子有隐疾啊。」

6

促狭意味十足。

我倒不是替宋敬书说话，只是衍世子一个身体有隐疾的说出这话，总归有些怪。

我在世子府日子过的还挺安静的，平日浇浇水，种种花，都是些清闲活计。

当然，这只是一开始。

比如某位大爷睡觉时不喜自己院中吵，伺候的人都在外院，有时候端茶倒水，伺候笔墨的事我都包了。

我虽干着下人的活计，可在世子府还真不像下人。

我尽量缩小自己存在感，本分做事，可衍世子这人总有法子让你恼。

我在宋府多年，也算颇能忍耐，可他就能做到，每次让我破防。

他好似乐于见我恼羞成怒的样子，每每惹我怒了，总是轻飘飘地丢下一句话，「十岁那年揍小爷的那股气性上哪儿了？本世子府木头桩子都要比你有趣些。」

十岁那年，这位爷就已经横行京城了。

他们几个小纨绔堵住了宋敬书，宋敬书哪是他们的对手？

还是我出的面。

我还记得当时衍世子一袭紫衣，气鼓鼓地指着我，对我说，「林音音，你眼瞎！」

好吧，我着实眼瞎。

一开始那几年，我性子也是活泼的，骨子带着的江湖气，上树掏鸟蛋抓鱼，和巷子口的阿黄打架，女扮男装上青楼喝花酒，看漂亮姐姐们。

嫁了宋敬书后，才渐渐收敛性子，学别人模样。

如今想起，深觉愚蠢。

「林音音，本世子从小到大，也就被你一个人骑过，此仇不报，本世子名字倒着写！」衍世子眉梢微挑。

骑着揍过。

你别这么省略啊，很怪的。

我下意识问，「世子要怎么报仇？」

衍世子傲娇如开屏的花孔雀，留给我一抹十分诡异的笑容。

7

这一日，城内新开了家酒楼，我和衍世子一块去了，出门前他丢给我一个斗笠。

酒楼内有不少他的好友，许是第一次见他带女子来，都有些好奇想看看我斗笠下的容颜。

都被衍大爷送了一个字。

滚！

伙计介绍菜品，偏甜的多，衍世子眉头一皱，「她不爱吃甜的，上一两道便可，其余照着菜单来一本。」

我微微一愣，我和宋敬书成亲多年，他都不知道我不爱吃甜，我才入世子府几日，衍世子便注意到了，我心里微微有些动容。

「可一整本菜单，是不是多了？我们就两人，吃不完。」我道。

衍世子瞅了我一眼，道：「替本世子省钱？」

我还没说什么，他对伙计道：「听她的。」

中途我出去了一趟，没戴斗笠，出门兜头就遇见了宋伯父和宋伯母。

我跟着他们进了厢房。

宋伯父显然知道我从衍世子厢房里出来，他语重心长道：「音音，你自幼在宋府长大，我们待你如亲生孩子一般，你和敬书若真的无缘分，我们也不会强求，可你和衍世子，传出去你往后还如何嫁人？」

「是啊，这几日我让敬书打听你消息，想接你回来，就是一直打听不到。」宋伯母道。

我忽觉得我愚蠢又可笑，如傻子一般被愚弄。

耳边是二老劝我迷途知返地声音。

我为何要替宋敬书隐瞒，委屈自己？

是宋伯父和宋伯母养育了我，又不是他宋敬书？想通了这一点，我将一切和盘托出，老二脸色大变。

我跪地，磕了三个头，「你们的养育之恩音音铭记在心，也不会因为他的事有所改变，也请伯父伯母尊重我的意愿。」

我开门离开时，明显觉得堵在心底的一股气散了。

原来不必压抑自己，是这般痛快。

8

我在世子府的日子和宋府大不同。

究其原因，衍世子此人生活实在丰富多彩。

衍世子在朝是有官职的，否则当初宋敬书也不会因为紫衣侯的位置和他谈条件了。

可我来了这么久，就没见他上过朝。

我曾委婉地劝过，某大爷甩给我一沓政绩书，并附赠一句，傲世的天才是不需要太努力的，否则锋芒太盛，只会惹来祸端。

不愧是你。

他有时会抓奴仆陪他，可惜，身份有别，奴仆们不太放的开。

福伯，也就是朱管家，他年纪又大了，精力不济，每每把我推出去。

斗蟋蟀，我输。

玩叶子牌，我输。

投壶，我还是输。

我成功的把自己输得精光，还搭上了未来十年的工钱。

衍世子别提多嘚瑟了，福伯在旁边乐呵呵地笑，并慷慨地借了我二十两。

我一鼓作气，决定再战三百回合，这次我赢了。

衍世子放水了。

他表现的其实不是很明显，可我还是看出来了。

其实他就是嘴硬而已。

「告诉你个消息，宋敬书挪用赈灾银，掷千金博红颜一笑，被人弹劾，贬官责罚。」

我低头掐算了会儿，「他紫衣侯的官职才坐了两个月。」

「恩！」衍世子喝了一口茶，「本世子早就和他说过，以他的才能，坐不稳紫衣侯的位置。」

我原以为我会有点感伤，可没有，相反，我还有些幸灾乐祸。

「想笑就笑，忍着做什么？」

好吧，的确是挺开心的。

我摇摇手里赢的银子，「世子，赏个脸，请你喝酒如何？」

「走。」

好巧不巧，我的庆祝酒，遇上了宋敬书的伤心酒。

「音音？」宋敬书愣怔地看着和衍世子含笑说话的我。

衍世子刚给我讲了件朝堂上的趣事，我笑得岔气，衍世子一脸嫌弃的给我拍背顺气。

赵嫣然也在。

她原本要和宋敬书说话吸引他注意力的，可在瞥见衍世子时彻底愣住了，眼底毫不掩饰的惊艳。

衍世子的确长的祸国殃民。

光看颜，没人能抵的过。

宋敬书脸色有些难看，直勾勾地盯着我。

我心思没在他身上，我突然想起，以前喝花酒时楼里姐姐们曾说言，谁家的公子吃了什么药后重振雄风，一夜御十女。

我寻思着衍世子这么多年没好，应该是没想到这一点，要不改日我悄悄去替他问问？

「嫣然，她便是我和你提起的妹妹，林音音。」宋敬书说这话时，目光在我身上，我隐约察觉他神色有几分不忿。

他大抵觉得，我离了他后该是愁云惨淡的，却没想到我似乎过的还不错。

「音音妹妹啊。」赵嫣然含笑过来，眼睛却是看着衍世子的。

衍世子眉头微微一皱，退后一步，避到我身后，丝毫不掩饰的嫌弃，「阿音，我最怕狗，你保护好本世子，莫让本世子被狗咬了。」

9

我被他一声「阿音」喊的心弦微微一动。

宋敬书也朝我过来了，他和赵嫣然神同步黑了脸。

「世子身份尊贵，口出恶言，恐有失风度。」

「架不住有人非要对号入座。」我没忍住怼道，爱意被消磨干净，剩下的只有厌恶。

衍世子毫不掩饰地笑，在一声「阿音所言极是」后，我们俩先一步进了酒楼。

酒楼遇见宋敬书的事我没放在心上，相反，还有些惋惜。

凭什么是他提出要我和离，而不是我提的？

就好似你同别人吵架，回了家才发现吵架时没发挥好，想重新吵一架，我现在的心情如此一般。

我和衍世子点了一桌子好菜，要了几壶好酒，喝到最后，我醉倒在桌子上。

我隐约看见衍世子摇摇晃晃朝我走来，稀碎地听见「阿音」两个字。

我瞥见他一双慵懒桃花眼里倒影着小小的我。

再然后，唇瓣上覆上的冰凉的吻，我整个人身子都麻掉了。

10

我被吓醒了。

我在自己屋里，我穿戴好洗漱出去，遇见了福伯，他告诉我，昨日我和世子都喝醉了，是他和一个丫鬟一块去接我两回来。

衍世子还没酒醒，我不用那么早。

我松了一口气，原来是场梦。

林音音，你思想竟龌龊至此！

接下来的日子照旧，跟着衍世子后，我成功从当初为了宋敬书装温柔娴静，回归到自己活泼开朗的本真，举手投足也不学赵嫣然了。

福伯慈祥地对我说，这才是小姑娘该有的鲜活样。

这一日，我女扮男装去了凤来楼，才上二楼，胳膊被人拽住。

我扭头，对上一双猩红又不可置信的双眸。

我眉头一皱，嫌恶地推开，和他拉开距离，并有种想换掉衣裳的冲动。

「音音？」宋敬住难言心痛和失望，「他居然让你来这种地方？」

可见他有多不了解我，我没嫁他之前也来。

他浑身酒气很重，再见他我心底已经掀不起涟漪了，连解释都不屑，我转身就走。

「等等。」宋敬书几步追上来挡住我路，「我有话和你说。」

「我没话和你说。」我道。

我满脑子都是再晚一些，絮絮姑娘就不待客了，我便白跑一趟了。

「音音，我和嫣然还没成亲，爹娘没同意。」宋敬书看向我，
「我没有怪你，做不成夫妻，你也是我最疼爱的妹妹，可萧衍此人不是良人，他出尔反尔，你可知他在背后捣鬼，我紫衣侯的位置……」

「本世子不是良人？」

是衍世子。

他站在高处，语调慵懒，从我的位置看去，颇有几分高高在上的姿态，他一双桃花眼似笑非笑，扫了一圈，视线落在我身上。

11

我什么都没做，可此时遇见衍世子，我内心居然十分诡异地生出了一丝心虚。

宋敬书脸色倏地黑了，憋的，他默默挡住了我。

我只觉得可笑，我轻声道：「当初不是你把我送入世子府的吗？如今装什么好人？」

教人恶心。

我看见他后背僵了僵，懒得理会，一把推开他，径直朝上走去。

「小公子，看你模样很是清秀，你和宋都尉是何关……」

纨绔之一凑过来，话还没说完，就被衍世子一脚踹过去，他语调不耐，「还喝不喝了？」

「喝喝喝。」

一群纨绔跟着他走了。

我微微一笑，心头竟觉得有些暖。

我见到了絮絮姑娘，她认出了我是女儿身。

我把目的同她说了，她微微一愣，笑了，「是有这样的方子，不过对你家那位有没有效果就不知道了，你们可以回去试试。」

我脸「唰」地红了，也不好作解释。

我道谢离开，起身时絮絮姑娘意味深长地睨了我一眼，「林姑娘，前几日有几位官员来凤来楼，酒醉之下，和我姐妹说起一件事。四个月前，衍世子带人打断了端王一条腿，闹的皇上和太后都出面了，不过最后不知何原因，被压了下来。」

我一听便明白了。

絮絮姑娘知道了我身份，也知道了我为谁而来。

可她为何要告诉我衍世子和端王的事？

提示我两人不和？要防备端王吗？

她没继续说下去的打算，我道了谢离开。

下了楼，我就看见宋敬书站在大门处，明显在堵我。

他一点没变，在赵嫣然那里受了伤，就要来我这里疗伤。

我冷嗤一声，从后门出去了。

我出了门，便瞥见懒洋洋倚在墙上的颀长身影，他唇边噙着玩味之色，眼底一贯的清疏之色，不是萧衍是谁。

我内心竟生出一种他在等我的错觉，脚下步子也欢快起来。

还没等我唤出声，墙壁上跃下数道黑影。

月色下，冷凛的剑刃带着嗜血的杀意，刺进我胳膊中时，我瞥见被我挡着的衍世子眼底满是震惊。

12

他眼底染了几分阴鸷，手中折扇一旋，还没等我看清楚他招式，黑衣人倒了一地。

我拔出刺进我胳膊的剑，衍世子揽腰把我抱起，敲开了最近的一家医馆，又嫌白胡子大夫手重，亲自给我包扎。

「小夫人，你家相公待你真好。」老大夫笑呵呵道。

我脸上一热，刚要解释，衍世子懒洋洋道：「她怕疼。」

我到嘴边的话咽了下去，他没有解释我俩的关系。

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

深更半夜，孤男寡女，解释过多反而不好，我这样告诉自己。

不知为何，我思绪有些乱，内心深处有什么蠢蠢欲动的东西破土而出，又被我强行压下。

以至于他抱我回府我都没反应过来，我伤的是手，不是脚，是能自己走的。

「吓傻了？」

我回神，瞥见他俊逸侧脸，他容颜掩映在夜色里，瞧不真切，唯一能见的，是紧绷的下颌线，「没有。」

「下次别傻乎乎地挡出来，你以为我是宋敬书？要你保护，我能应付的来，你只管站在我身后便是了。」

只管站在他身后吗？

我眼眶一热，心底慌的厉害，情绪渐趋失控，「若是护不住呢？」

我声音太小了，我都以为他没听见，他却笑了一声，「要不要试试？」

13

试什么？

我不敢想下去，心绪越发混乱。

「那些人是端王派来的吗？」我岔开话题。

萧衍看了我一眼，不知是察觉出我语调里的慌乱，还是惊讶我居然知道。

「我听絮絮姑娘说的，你四个月前带人打断了端王的腿，他在报复你吧？你俩怎的打起来了？他惹你了吗？」

「看不惯便揍了。」依旧是玩世不恭的模样。

他不愿意说，我也没追问。

许是太累了，我在他怀中睡了过去。

睡梦里，我隐约听见「傻子」两个字。

第二日醒来，已经是中午了，福伯告诉我萧衍下江南了。

「江南水患的事，原本是紫衣侯……宋都尉办的，他不是被撤了吗？端王举荐让世子去，世子从宫里回来去找过你，你还没醒。」

昨夜才出了端王刺杀一事，今早就要下江南，明显就是一个圈套，萧衍也真敢去。

「他走了多久了？」

「半个时辰吧。」

「对了，世子让姑娘避开端王。」

若我再多想想，就能从这句话里得出很多信息，而不仅限于，是因为萧衍和端王有矛盾，我正好又是世子府的人，所以他才这么叮嘱。

我明知道萧衍既然去了，就一定有自己打算，可我心里控制不住的慌，我就是想亲口问他一问。

我策马追了出去。

出了城门，我碰见上了端王。

他被随从推着下城门的，一双腿上盖着薄毯子，萧衍下手这么重吗？竟把他打残了？

我暗道也就是萧衍了，太后亲侄子，要换成旁人，哪还有命在。

「这不是宋……不对，林姑娘。」端王上下瞥了我一眼，笑道，我十分不爽这笑，像是在盯猎物。

我草草行了礼要走，他又开口了。

「真是可惜。」端王摆动拇指上玉扳指，「只差一点点，你就是本王的女人了。」

我心底陡然升起一抹不好的念头，「端王这是何意？」

端王却不说了。

我懒得和他纠缠，也知道他嘴里是问不出话的，再者，他是王爷，正面杠上吃亏的只会是我。

我继续追人去，追出去甚远，也没追到，无功而返。

回去的路上我一直回想着端王的话，我脑海里隐约有什么真相浮现。

我先是让人去赵府去约宋敬书，然后去了赵府，约了赵嫣然出来。

没有宋敬书在场，她不用伪装，她很讨厌我，语气十分不善，「林姑娘，传言衍世子不举，我倒是好奇，你平日是如何伺候他的？」

这话可谓是十分恶毒了。

我勾唇一笑，「怎么？宋敬满足不了你？」

14

她微微一愣，漂亮的脸蛋因憎恶变的丑陋，「林音音，你以为你是什么贞洁烈妇？不过是宋敬书不要的破鞋而已，你可别忘了，是我，让你成为弃妇的。」

「说来我还真是感谢你的介入，否则我怎么会遇见那么好的衍世子？」我一点都不恼，满脸洋溢着幸福地微笑。

「衍世子容貌出众，地位不凡，待人又温和，又只疼我一人，实在是比宋敬书好太多了。」

「林音音，你是来向我挑衅的吗？」赵嫣然高傲道：「我能从你手里抢走宋敬书，也就能抢走衍世子，要试试吗？」

我故作惊讶，「你不是要和宋敬书成亲的吗？你不喜欢他了？」

「你不是爱宋敬书爱的死去活来吗？我把他还给你！」

「我明白了，宋敬书一直都是你的备选吧？」

「是又如何？我只不过追求更好的幸福而已，宋敬书若是爱我，就该成全我，而且，是他心甘情愿要爱我的，又不是我求着他的！」

我微微一笑，往旁侧退了一步，我身后不远处，宋敬书僵在原地。

他许是没想到，约他的是我，赴约时却撞见了这样一幕。

同样震惊的还有赵嫣然。

拜宋敬书所赐，我也算了解赵嫣然。

若她有更好的选择，是绝对不会选宋敬书的。

同样是备选，我太明白刀子如何扎更疼。

「你……」宋敬书脸都黑了，「赵嫣然，我今日才看透你。」

15

我又往后退了一步，靠在假山上看戏，当初情深义重的一双人如今恶脸相向，面目狰狞。

而且，这两人还互挖对方黑历史。

就譬如。

宋敬书说，赵嫣然成亲后，背着自家相公经常同他诉苦，实乃红杏出墙。

还譬如，赵嫣然说，宋敬书这是王八说绿豆，他和我成亲时也背着我和她见面了，行径无耻。

俩人吵的不可开交。

我啧啧两声。

当初的我到底是看上了个什么？

衍世子诚不欺我，我果然眼瞎。

一对比，他犹如朗朗月光。

怎么就莫名想起他来了？

我思绪不受控制，在世子府的点点滴滴蔓上心头，我才发现，我这些日子的全部快乐，都是他带给我的。

是他教我明白，要成为独立的自己，而不是依附旁人，变的面目全非。

我心不受控制的颤了颤，我居然在想他。

「音音，我们走。」

宋敬书走到我面前，我抬头，两人吵完了？

「林音音，你可看清楚你眼前的人，可千万不要被他给骗了，四个月前，他为了和我在梅园见面，又怕被别人发现，以你为掩饰，故意在你喝的酒里下了迷药。」

16

我眸色倏地冷了下来，「说清楚。」

赵嫣然和宋敬书闹掰了，她讨厌我，更讨厌宋敬书，也不会让我们在一块儿，她睨了眼宋敬书，得意道：「你那日醒来，是不是以为和他圆房了？」

宋敬书肉眼可见地慌了，对赵嫣然吼道：「你闭嘴。」

又对我说，「音音，此事我会和你解释，我带你走好不好？」

「你不知道吧？和你有关系的那个男人是端王！」赵嫣然高声说道：「端王早就看上了你，宋敬书还打过把你送给端王，换取高官俸禄，可惜，横空杀出一个衍世子。」

端王，萧衍。

断腿。

零散的事被串了起来，我心底忽的升起一个念头。

萧衍虽在朝为官，可没管官员升迁的事，那个节骨眼上就管了，抢走了端王的权。

他还打断了端王的腿。

是不是……是不是我想的那样？

我心狂跳，久久不能安静。

「音……」

「你别碰我。」我后退数步，眼底丝毫不掩饰的憎恶，「我嫌你恶心。」

宋敬书满眼疼痛，「对不起，我真不知道，我让你喝下掺了迷药的酒，会让你被他欺负，我一直很自责。」

「你是自责，可你也做了。」我冷声道。

我没有失去清白，可我没必要和他说。

他不配知道！

我还有一个疑惑，赵嫣然和宋敬书为何都以为我失了清白？

中间还发生了什么？

萧衍，他知道其中隐情吗？

「宋敬书，你活该！」赵嫣然笑的得意，她成功了。

她不知道的是，即便没有她，我也不会回头的。

不过我的确讨厌她，我勾唇一笑，故意道：「赵嫣然，谢谢你让我知道宋敬书是如此行径小人，两相对比，衍世子真是难得的良人。」

赵嫣然表情和吃了苍蝇一般难看。

显然，这不是她想要的结果。

自那日离开后，宋敬书和赵嫣然彻底闹掰了。

赵嫣然找人散播宋敬书的不是，满城都在议论。

当初爱的情真意切地两人，如今相看生厌。

宋敬书开始频繁地找我。

17

整夜蹲在世子府大门，淋了大雨也不走。

他背荆条，想负荆请罪。

他咬破手指，写血书给我。

他终于看见我的好了，在我不爱他之后。

我没见他。

我甚至嫌他烦。

半个月后，我出门了，不是去见他，衍世子写了信给我。

信的内容有些诡异。

像出门在外的丈夫给自家妻子的家书。

我和他也不是那种关系。

且，信上明确给了我地址，让我回信。

诡异之际，我仿照他信上的腻歪劲回信过去，出门送信去了。

「音音，你终于肯出来见我了。」宋敬书扯出一抹笑容。

他瘦了许多，双眼凹陷，眼底有深深的愧疚。

「我们还能回到过去吗？」

「不能。」我丢下一句话要走，被宋敬书拽住袖子。

我心底生了反感，推开他，当着他的面把他碰过的那截袖子撕下来了，「宋敬书，你听好，就算你等五年，十年，我的答案都不变，我不爱你了！」

「你爱上衍世子了吗？」

身后传来这句话。

我心微微一跳，没回答他。

我跑去驿馆送信了，送完我在附近找了个地方躲了起来，没多久，我看见了端王。

回到府里后我惴惴不安。

我担心是我多虑，我不该回信，又觉得应该是回对了，他定是在谋划什么。

我又不敢贸然去找他。

好在信一直没断过。

只是萧衍信上的内容从一开始的克制，变为之后的露骨。

连回来后要个孩子的话都说出来了。

来来回回，我也明白了，反正听他话回信就是了。

每次回完信，我都脸红到不行。

我不敢去判断，自己到底是迫于时势写的甜言蜜语，还是掺了真心的。

信在半个月后断了。

我又等了半个月，还是没信送回来。

我在府上待不住了，我开始在驿站门口徘徊。

终于，我等来了信，却是福伯抖着身子，泪流满面地说，「林姑娘，世子没了！」

19

那一刻，我跌进了无尽的深渊。

像有人扼制住我喉咙，眼前的黑暗将我湮灭了。

等我醒来，一名白衣男子在身侧。

「醒了？」

我见过他，是萧衍的纨绔之一，叫宴时安，他会医术。

他边收拾东西边道：「你昏睡了三日。」

「他呢？有他消息了吗？」

「在隔壁。」宴时安道：「不过，没救了。」

我脑子里轰地一声炸开，踉跄过去，福伯在屋子里抹泪，我看见躺在床榻上面色惨白的男子。

剜心都不过如此。

「萧衍。」

我趴在床边，浓郁到化不开的恐惧笼罩着我，不受控制的情绪齐齐涌上来，我颤声，「你别死。」

这一刻，我明白了内心深处不敢直面的心意。

「我还有话没和你说，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你，我……」

「阿音？」

虚弱地声音传来，我抬头，眼角还挂着泪，我愣愣地看着床榻上睁开眼的男子，虽虚弱，可绝对不是濒临之兆。

「你刚才说有话和我说？是什么话？」萧衍问。

「宴公子，我家世子醒了，是不是就没事了？」福伯擦擦眼泪问。

「没事了。」

我扭头看向宴时安。

萧衍也反应过来了，他虚弱地抄了个枕头丢出去，「你吓她做什么？」

宴时安抱住枕头，笑的吊儿郎当，「还丢的动枕头，看来是真没事了。」

「滚！」

屋里就剩我和他。

原来是一场乌龙，我反应过激，难免有些难为情，索性不说话。

「给小爷写情书时腻腻歪歪，什么话都敢说，现在当着我的面怎么就成哑巴了？」

还能揶揄人，是真没事了。

我脸一红，「是你先给我写的，我还不是为了配合你？」

萧衍意味深长的「哦」了一声，他忽的支起身子，他身上有伤，我怕扯着伤口，扶了他一把，他却就着我的力，猝不及防地在我额头落下一个吻。

「这个配合吗？」

我抬头，撞入他一汪幽深眼眸中。

20

我心跳如擂鼓，挪开眼，丢下一句「我给你熬药」仓皇跑了。

我听见身后传来愉悦的笑声。

萧衍治理水患有功，又收集到了端王要杀他的证据，一并呈了上去。

他告诉我，都归功于我和他互写的那些信，迷惑了端王，他的计划才能那般顺利。

端王被废，圈禁在府内。

我却觉得不够。

夜半三更，我悄悄潜进了端王府，打断了他双手。

总算残齐活了。

萧衍养了三个月的伤后，又过上了他纨绔的日子。

逗鸟听曲喝酒打叶子牌样样都不落，偶尔还气的皇帝骂他不上进，他浑然不放在心上，接着奏乐接着舞。

以前我曾想过劝他，如今看来，他才是有大智慧的人。

能在皇权争夺中毫发无伤，又不受猜忌，还能安享荣华富贵。

还有一事，宋敬书还是娶了赵嫣然。

事情起因赵嫣然闹上了宋府，说自己 and 宋敬书有了肌肤之亲。

此事闹的沸沸扬扬的，宋敬书只能硬着头皮娶。

宋伯父被气病了，我回府探望他，萧衍也跟着一块儿去了。

宋伯父和萧衍什么时候到要谈私密话的地步了？

我在外面等宋衍，宋敬书来了，他不死心，「音音，我才发现我爱的人只有你，你若是愿意，我带你离开，天涯海角，我们永不分离。」

我回了他一句，「覆水难收。」

出去后我问他 and 宋伯父谈什么，萧衍敲了敲我脑袋，说我到时候就知道了。

神叨叨的。

宋敬书和赵嫣然成亲那日，我和萧衍都去观礼了。

回去的路上，衍世子睨了我一眼，「表现良好，没哭鼻子，为嘉奖你，待会带你去看花灯。」

我心说哪年的老黄历了。

自上次萧衍下江南回来后，我和他关系就变的越发诡异。

在府外还好些，在府里这人根本不掩饰，有时候搭我肩，有时候拉我袖子，有时候吃个饭都要来抢我的。

福伯看我眼神也越发亲厚。

事情发展成这样，我心里多少预料到了，也纵容他的所有。

我打算，今晚坦个白，捅破我们之间暧昧的窗户纸，我们江湖儿女，无所畏惧。

21

可我四下一看，我和他走散了。

我哭笑不得，不过还是先去买了一盏花灯，又文绉绉地搞了个诗句写在上面，才提着荷花灯去找他。

我在街道对面看见了他，他走了过来。

「林音音，本世子玉树临风，你还不专心跟紧点儿，要是被谁家姑娘抢先了，你就哭鼻子吧。」

我很轻的应了一声，小心翼翼伸出手抓住他一截袖子，把荷花灯递给了他。

我慌的厉害，当初和宋敬书成亲我都没这样的感受。

他忽的安静下来，盯着我看。

我手都递酸了，也见没他接。

我心里微微一颤，手一缩，荷花灯被他接过了，他大大方方地揽住我腰，替我隔开人群。

我笑了，一颗心落到了实处。

我被他带到湖边。

有不少年轻男女在河边放花灯。

萧衍看了一眼荷花灯上的诗句，「玲珑骰子安红豆。」

念完他凑近问我，桃花眼顾盼生姿，「林音音，是我理解的那个意思吗？」

22

「是。」都到这份上了，我也不害羞了，「不过我嫁过人，若是再嫁，会不会给世子府蒙羞？」

「说的什么混账话？」他一把把我揽在怀中，「谁敢说一句，小爷撕了他的嘴。」

「不过小爷有疾，你也不介意？」

我摇头，「不介意。」

我方子还没给他用，就算没效果，我也不介意。

「放花灯去。」

那一夜，我看见万千繁华在我面前绽开。

「林音音，娶你好不好？」

「好。」

只是我没想到婚事会那么快。

第一日他去宋府，和宋伯父宋伯母提亲。

第二日准备。

第三日我就嫁过去了。

竟也办的十分妥当。

后来我才知道，那日宋伯父病了，他和宋伯父单独聊了许久，说的就是想娶我的意思，他早早就准备好了聘礼。

洞房花烛，他支着手，虚虚压着我，我道：「其实你也不用硬表现自己，我们先喝药？」

萧衍眸色一顿。

我推开他，把熬好的药端来，「我知道那种事事关尊严，你别太紧张，我们慢慢来。」

萧衍终于懂碗里是什么了。

他眯着危险的眸子把药端走，将我打横抱起放在床上，伸手拽我喜服，声音暗哑至极，「林音音，要试试吗？」

晕灯红烛，曼纱轻帐，欲色沉浮之际，舟楫摇曳之时，我痛地倒抽一口气，眼眶漫上水色，「你骗我！」

萧衍脸上染了旖旎的红，眸中是骇人的欲，「阿音，我也很痛，你再忍忍，痛过便好了。」

23

一夜贪欢，我累极了，日上三竿才起。

醒来发现萧衍就坐在我对面，他手里捧了一盏茶，神态很是餍足。

他走过来喂了我半杯，我没够，又要了一杯，「还挺好喝的。」

「事后茶，自然是好喝的。」某人揶揄。

我险些喷茶，轻推了他一把，语调里带着不自觉的娇嗔，「你明明……怎么还骗人？」

「明明什么？」萧衍把我抱在怀中，轻啄我唇瓣，「盛勇厉害？」

还真是一句都不能听。

他手从被衾中探进来。

我脸微微一红，抓住他不安分的手，「纵欲伤身。」

「娘子不知道，忍多了也不好。」

他拽下帘帐。

.....

我和萧衍厮混了整整三日，才正儿八经地看见太阳，福伯端上十全大补汤，一人一大碗，谁都没落下。

这一日，萧衍带我去酒楼，福伯酒驾，我们马车和另外一辆撞了。

掀开帘子时，我看见对面车上的宋敬书夫妇。

宋敬书脸上有抓痕，赵嫣然一脸怨妇样。

我断断续续也听说，宋家这两位很是不安分，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厉害时竟还打起来。

听说宋敬书一开始还顾忌赵嫣然是女子，没还手，后来忍不住了，也不要什么君子风度了，反正每次一闹，京城茶馆又有新鲜事了。

这两人也算是出名了。

宋敬书瞥见我时眼底光明显亮了，又瞬间暗了，盯着我脖颈处挪不开眼。

我才想起，我脖子上有萧衍留下的吻痕。

「音……」

「宋都尉。」萧衍探出个身子，揽住我，含笑道：「巧啊。」

「衍世子。」

「我家阿音饿了，先行一步。」萧衍说完，面无表情的放下帘子，回头覆了下来，吻住了我唇瓣，我主动勾住他脖子。

良久，他才松开我，桃花眼华光流转，「表现不错。」

我含笑，他这醋吃的也太久了，我软绵绵倚在他怀中，「今晚我们早些回房。」

萧衍身子一僵，眸色渐暗。

我忙正色道：「萧衍，梅园那一次你还没告诉我，是不是你救了我？」

萧衍神色颇为不自然，别扭道：「不是。」

我意味深长一笑，「这样啊，那我去……」

「你敢说下去试试？」萧衍惩罚般的在我唇上咬了一下，「小没良心的。」

我索性整个人都坐在他怀中，学他的样子轻啄了他一下，「萧衍，我们要个孩子吧。」

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版权归 www.zhihu.com 所有